

錢穆講學粹語錄

題外獨白 講學插敘 信札書墨

商務印書館

錢穆講學粹語錄

葉龍 編著

商務印書館

錢穆講學粹語錄

編 著：葉 龍

責任編輯：張宇程

出 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三號東滙廣場八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 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三三樓

印 刷：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十四字樓

版 次：2013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2013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6509 4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自序一

從聽錢穆老師講課說起

在新亞最初的四年中，從一九五三年秋季入學始，四年八個學期，我每年總會選讀錢穆賓四師的一至兩門課，我獲發一本足夠用四年以上的學生證，每一學期要在修習課程表上填妥所選修的課程、學分與週時，並由擔任教授簽名，我在頭兩年四個學期都請錢師簽了名，第三年起由於偷懶，沒有再請教授簽名。但這「修課表」已成為饒有意義的歷史文獻，因為有錢穆老師的親筆簽名達七次之多。實在彌足珍貴。數月前，我整理舊書和文稿，偶然發現我的「修課表」，第一年選了錢師的「中國經濟史」和「中國通史」；第二年是錢師的「中國文化史」；第三年是錢師的「莊子」和「中國文學史」；第四年是錢師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所時，錢師開的「韓（愈）文」及「詩經」是全體研究生必讀的。我在大學部選讀錢師的六門課都有詳盡的筆記。

可幸的是，在一九九一年時，我把錢師所講「中國經濟史」及「中國社會經濟史」整理匯編成《中國經濟史》。《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先生認為既然尚未發表，便有發表價值，於是在《信報》闢一「錢穆講中國經濟史」專欄，自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

刊出首篇，題為〈國學大師錢穆講中國經濟史〉，這題目還是林行止先生擬的。下署「葉龍筆錄」，直至一九九三年一月五日全稿刊完。至於最後一章〈中國的水利問題〉，則刊載於一九九一年八月的《信報月刊》。中國水利一文，一九九二年十月政協無錫縣文史資料委員會出版的《鄉思集》亦予以轉載。後來壹出版的周淑屏經理認為值得將此專欄刊印成書，遂成《中國經濟史》上、下冊，蒙林行止先生慨允出版此專書，不久銷售一空，可惜未見再版，以致缺售十餘年至今。

由於我閒時翻閱錢穆老師歷年來的講課筆記，發覺筆記稿本中，錢師偶有談及講題以外的插敘，有時加插幾句與主題無直接關係的獨白，有時則插敘一段錢師多年來總結一個學術問題的結論，有的則是告訴我們如何做學問或如何做人。覺得如果把这些題外插敘一條一條的抽錄出來，整理編寫，最後再請賓四師刪改潤飾，編印成一本《錢穆先生講學粹語》，那將啟發我們後學，讀之得益必宏。於是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某日寫信給錢師，講出上述一番計劃。錢師首先回信答覆的大意是：

整理筆錄往年講課的札記固是佳事，但年湮代遠，恐記憶不清，僅憑當時筆記，恐難整理。若時將筆記玩看，或可有益，若謀成書出版，此非易事。或便中就自己認為較有把握者，先搜索整理出兩三則寄來一閱，再論其是否值得繼續寫下，如此庶不致浪費筆墨也。

錢師此函之意，謂：抽摘筆記恐不易臻於完美，不妨先試寫數則寄閱，如值得才繼續再寫。寫到此不妨談一則軼事。此函之末，錢師有兩行字責備我，道：

「不知穆之通訊地址，何不一詢他人，豈有即寫台北即可投遞之理。可見弟之處事仍有毛病，可以推之也。」

筆者受錢師之責備，十分有理。可是，錢師有所不知。此前，我住九龍美孚新邨時，「貪得意」試寫一函。信封面只寫「九龍葉龍收」，郵差先生竟然準確無誤地把信送到我的美孚住所。一個不知名的小人物，竟然可收到無詳址的信，何況是錢師，堂堂一位國學大師，如果台北郵差先生投寄不到，那豈不是太弱智了？（一笑）

言歸正傳，我便搜索錢師歷年講課筆記本，用兩張沒有格子的道林紙，精心摘錄整理了多條寄奉錢師審閱過目，看看是否能通過老師的慧眼道心，來函道：

「吾弟十五日來書已到，所寄各條已逐條改易數字，試細玩之，自可知寫短篇札記亦殊不易。盼細加尋索，此後若絡續寫來，當為絡續改正。」

整理錢師講學札記，終於得老師允諾，可繼續用心尋索摘錄，寄奉錢師改正，約有十數通之多。錢師其中一函云：

「歸後得弟書，關於前寄筆記稿，久已改過，而忘未付郵，今不知放何處，俟檢出即當寄回，勿念。」

老師在百忙中仍不忘絡繹改正筆者寄去的講學札記，十分難得，可見老師的重視。記得老師一九六四年新亞辭職後，他並未拿過新亞加入中文大學後的優厚薪津。但他辭職時堅拒以申請退休方式取得一筆可觀的退休金，堅持以辭職方式離開新亞，不帶走一分一毫，這種讀書人的硬骨頭精神，今日已不多見。錢師辭職後，曾往星馬任教一個短時期，當時彼方曾欲以國立大學高職聘請他，但師以水土不宜、胃部宿疾而返港，最後於一九六七年由港遷台北定居。

錢師定居台北後，經濟是十分拮据。當時，台北故宮博物院蔣復璁院長給他半天作學術研究的一個職位，月薪一萬元台幣；另一兼職是文化大學董事長張其昀曉峰先生請他教導該校文史哲研究所的博、碩士研究生，每週末下午到錢師府上聽課一次，每月薪酬同上。可見老師生活的清苦，但老師在百忙中仍抽空改正寄給他的講學粹語，使我感念師恩，何可忘懷。

至於覆函中提及的「此次得獲晤面，見弟神色尚佳，不為遏逆所摧折，深以為喜，盼自求進益！……人事時在變易中，惟貴能自有把握，則目前小小得失，終不足以限弟之前途也。」順便簡單一提，此事指一九六六年，新亞成為中文大學一員時，李卓敏校長愛護新亞研究所畢業舊生，准許重讀一年，修幾門課，寫一篇論文，通過後可獲中大之碩士學位以方便就業。因先前新亞大學部及研究所畢業的均是非英聯邦承認的學位。此時哲學系唐君毅主任外遊，由謝幼偉教授全權代理系主任，

並為我擬定〈孟子哲學及其文學〉之論文題目。半年後，我的論文已完成，所修英文及數門哲學課程亦修讀了一半，但唐教授回港後取回謝教授之職務，並無同意我之重修碩士。幸而錢師多次函請羅慷烈師及港大馬蒙系主任，又得嶺南書院黃麗文院長之助，終於完成了香港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但最應感謝的是錢師和慷烈師；也得感謝何沛雄教授和馬蒙主任及黃麗文院長。

再談到錢師的講學筆記，我曾函請錢師題為「講學粹語」四字，以便將來出專書時作封面之用。但錢師覆函云：

「弟若寄筆記來，仍當代為過目刪正。至於題箋，不欲下筆，其意乞諒。」

不願稱為「講學粹語」，這是錢師為人之謙虛美德，在他心中，如將來能成書，只稱「講學札記」便可。月前我認識一位美國朋友，其父祁士德博士(Dr. Melvin Kieschnick)一九五七年時擔任協同中學校長，曾親自來九龍農圃道新亞書院邀請我到協同任教，今其哲嗣柯嘉豪先生受邀來港任教於理工大學文化系。他是史丹福大學博士，曾任職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達八年，說得一口流利的國語。他研究中國佛學史，早就聽聞錢師的大名。當年我約他午膳，談及如果有書店願為錢師出版講課中所摘錄的筆記成專書的話，他毫不猶豫的答道：「應該名為《錢穆先生講學粹語》才對。」他還說：「此書如出版對後學必有啟發，將來為中國學術必有貢獻也。」

錢師雖然不欲以「講學粹語」之名出書，但其中有一函曾親筆寫及此四字。不幸錢師八十四歲時病目，十分惋惜，此後他老人家已不能再刪正我的筆錄稿，但所幸錢師留下的數百條寶貴粹語，已足夠為後來者學習研究提供莫大的啟發。

葉龍

一九九五年成稿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訂正稿



一九五七年錢師（左一）頒發大學畢業證書予葉龍。

姓名		修習課程表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姓名	葉龍 Yeh Long	姓名	葉龍 Yeh Long
號數	101	號數	101
性別	男	性別	男
生年	1916	生年	1916
籍貫	浙江	籍貫	浙江
家庭住址	...	家庭住址	...
修習課程	...	修習課程	...

姓名		修習課程表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姓名	葉龍 Yeh Long	姓名	葉龍 Yeh Long
號數	101	號數	101
性別	男	性別	男
生年	1916	生年	1916
籍貫	浙江	籍貫	浙江
家庭住址	...	家庭住址	...
修習課程	...	修習課程	...

葉龍的新亞書院學生證；修習課程表上有錢穆及其他教授簽字。

自序二

講學粹語富有學術文化價值

筆者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時，受業於錢賓四師，逢有先生之堂上講課及學術講演，必詳作筆記。爰將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凡錢師所講，有語意精闢者，每次整理一二十條，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謄正後寄呈錢師刪削斧正，或添加三兩句，或增減一二字，有整條刪去不用者，亦有多條一字不改者。約有百餘條。暇時捧讀，覺對學習文史，甚有得益，且啟發亦大。遂於錢師在一九九零年八月三十日病逝後，商請師母胡美琦女士允諾後，稿送台北《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中副」（即「中央副刊」）主編梅新先生，亦認為此講學札記極具價值，並同意以「錢穆老師講學粹語」為題，遂自同年十月某日起，排日刊載於《中央日報》「中副」版。

錢師生前致筆者之手札中，亦曾同意未來尋索札記積累日多時，或可出書成冊，以供後輩青年學習參考之用。正如錢師所云：「此類札記，如趙翼《廿二史劄記》，於後人極有用。」老師生前亦有意作《新廿五史劄記》，或《宋史札記》、《明史札記》等。惜筆者當年未聽錢師所講秦漢史，師亦未開宋史或明史等，不然必可尋索得甚多札記。今自老師講學粹語所採集整理成文者，自不限於一史或眾史，乃包羅經史

子集各類，已成範圍更廣思路更闊之經史子集講學札記。然錢師生前不願為書名題箋者，乃純出於自謙。然吾屢讀老師札記，覺字字珠璣，極富學術文化價值，予以公諸於世，以便後學參考，定名為《錢穆講學粹語錄》，當屬名實相符也。

今將錢師親筆刪改「講學粹語」刊於卷首，從錢師所刪改的文句，亦可知錢師如何改文章，有助吾輩作文。寄送給錢師的粹語二十二頁紙，共一百一十餘條。其中一字不改者有二十五條，只改一或二字者計有十六條，兩者相加得四十一條，尚不及一半。正如錢師所云，寫作札記雖短，然亦非易事也。以上全卷為師刪去十一條，今順次抄列於下：

某日余在台北購得陸賈《新語》，窮一晚一晨之力讀畢此書，覺書內問題頗複雜。書中並提及公羊與穀梁。余疑公、穀二書必有所自。其始決非漢人憑空捏造，且思如有穀梁，必當在公羊之前。

陸賈《新語》是否可靠，頗待考證。余讀此書時，隨手有劄記，覺其書甚為可靠，如欲為文發表，則問題頗多，牽涉頗廣。

手指有長短，文章有高下。

如撇開《明夷待訪錄》不談，則章實齋「六經皆史」說不能血脈相通。蓋實齋此說，乃根源於《明夷待訪錄》。

余嘗勸青年，當先讀「曾文正公家書」、「曾文正公家訓」，及其所編之《十八家詩鈔》。

余甚愛好宋明理學，喜朱子，亦喜陽明；所抱憾者，厥為彼等均主力爭孔孟道統一點，蓋學孔孟者，均為孔孟門徒，自不必斤斤於門戶之見也。

學朱子者，未必十年能成；學陸王則更恍惚不易摸捉。余意學陽明可先讀黃黎洲書，學象山當先讀李穆堂書，當不失為一可行路徑。為學可有宗主，惟不可有門戶。

宋史、明史、清史等正史均不甚佳，當重寫。

李叔同留學日本，習音樂。回國後，曾在中央大學任教，甚得同學愛戴。後出家為僧，過嚴肅清苦生活。做大和尚者，因捨棄其舒適之生活，進而過其不舒適之生活，此即宋儒張橫渠⁷所云：「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之謂也。

關於義理之學之文，不能遽下評斷，蓋義理之學，甚難有是非之標準定論故也。

羅近溪一生經歷頗奇特，其道理亦自艱困中悟得。

以上十一條，雖錢師亦在課堂講過，但為錢師刪除者，有的固然無甚意義，如「手指有長短」一條便是。又如「李叔同」一條，亦非張橫渠所云人當於貧賤中有成，而並非指只限於出家信佛也。又如師云宋、明、清史不甚佳，後之史家盡可重寫，但舊史亦不妨並存。此屬在下淺見，不過讀之仍可得益，如何揣度，隨讀者自便可也。

不過，可順筆一提者，乃有關《國史大綱》一條，在下加一案語云：「今人東海大學教授徐復觀⁸君嘗為文自記，某日在大陸時，曾請教黃崗熊十力⁹氏，讀史當選何

書？熊氏答以古人著可讀王船山《讀通鑑論》，今人著可讀錢穆賓四著《國史大綱》。又西南聯大文學院長某氏，於並時學者少所許可，惟於賓四師《國史大綱》，推讚不絕口，其尊崇可知。」但為師全段刪去，蓋案語並非札記，體例務必嚴謹也。

葉龍

二零一三年四月六日

註釋

- 1 編按：二零一三年一月由商務印書館再版，書名為《錢穆講中國經濟史》。
- 2 拆此航空信時，因紙薄大意撕去兩角，已無法尋得，所幸仍不失大意。
- 3 羅懋烈：羅教授解放前與錢穆師同任教於廣州王淑陶校長創辦的華僑大學，一九四九年同來香港。羅師先在培正中學、羅富國師範任教，後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直至退休。
- 4 馬蒙：時任港大中文系主任，頗得黃麗松校長之器重。馬主任退休之年得以延長任教五年。馬主任曾慨嘆得不償失，蓋五年後之樓價大升逾倍也。
- 5 何沛雄：畢業於培正中學後再入讀港大，三十歲並獲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再回母校中文系任教，升至教授。二零一三年病逝前擔任珠海文史研究所所長及文史系主任。
- 6 柯嘉豪：於二零一一年初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不久返美出任史丹福大學講座教授矣。
- 7 張橫渠：張載，字橫渠，宋代知名理學家，其所著《西銘》一文，為民國時代公務員必須背誦之文。
- 8 徐復觀：國民政府時期曾任蔣中正之少將侍從官，後師事熊十力氏。
- 9 熊十力：熊氏曾在北京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一門「儒學」，時錢穆師為北大歷史系專任教授。

目錄

自序一 從聽錢穆老師講課說起

自序二 講學粹語富有學術文化價值

第一部分 錢穆講學粹語

前言

壹 思想方面的粹語

思想方面的粹語（補遺）

貳 歷史方面的粹語

歷史方面的粹語（補遺）

參 文學方面的粹語

肆 為學與做人粹語

伍 人物點評粹語

i

vii

1

2

6

10

20

25

55

57

67

第二部分 錢穆信函遺墨

第三部分 錢穆報導文章

我們的家長——錢穆先生

118

論天人合一：賓四先生的親身領悟

——記錢師最後一次講學

131

錢穆大師的教學及著述生涯

136

錢穆先生軼事——紀念錢穆賓四先生逝世一週年

150

錢穆賓四先生淡薄名利的一貫風格

162

錢穆賓四先生百年冥誕感言

168

後記

178

第一部分

錢穆講學粹語